

中國名人傳記叢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碑傳集三編

碑傳集三編

汪兆鏞輯

卷四四——卷五十

孝友・義行・獨行・烈女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出版

中國名人傳記叢編

精裝：四十四冊

定價：新台幣壹萬陸仟肆佰元正

編者：本社編輯部

發行人：李振華

台北縣永和市興街133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六五九號
三四一六九二八號

印刷者：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寶興街二十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陶孝子傳

朱啓連

陶文鼎字卿田其先曾稽人流寓番禺久之
遂占籍君少孤母吳病歿血垂殆召醫皆弗
至乃割股和藥療之果大瘥然病不時發左
足又廢始君客四方至是不敢遠游體羸意
氣偉然居母側充婉若嬰孺母中夜疾作甫一
呻必應聲起雖遣之退退復返也寢安席者終
歲無數夕坐是壯年衰茶如七八十老人而母怡
然自忘沈痼者十年如一日同治五年湘鄉蔣果敏
公巡撫廣東重君才賓禮之徵知平日奉母狀及到

股事將以篤行茂材薦不欲違母出仕敬謝而
已蔣亦不忍勸也母歎曰吾未亡人而旦暮少安
徒以汝在安得世世為母子乎君未及言左右皆
涕出其天性惇至發於自然而感人於不可知孔
子曰色難孟子曰終身慕父母君乃近是矣光緒
二年卒年四十二卒三月母亦卒女端亦以孝聞少
明敏激烈識大義年十三字於同縣宋氏未幾宋
訃至女自誓不嫁父以禮喻之涕泣言曰兒非為
宋氏也且以吾祖母吾父羸瘠之身方以不終侍焉
為憾顧有家之義敢傷父母心而更字二姓徒不孝

耳今不為宋氏服不入其門於禮何害兒終為陶氏女矣父疾亟復刲股和藥進卒無效創甚強起然終不支父祖母繼卒女益自傷得病不治後五年亦卒年二十七

朱啓連曰君力養其母母病而如不病然者力効而如不効然者女志不違於親蹈奇節而如弗奇然者殉所生而如弗殉然者皆庸行之至難父女刲股或效或不效其用心則同而皆以憂勞悲傷戕其天年哀已君識古今治亂長於斷事工書能詩文雅善汪先生嘗見於隨山館僂然

翁也論醫理方造微端大作論不止喘亦不止
時年未四十精悍之色猶隱見焉

沈天裳先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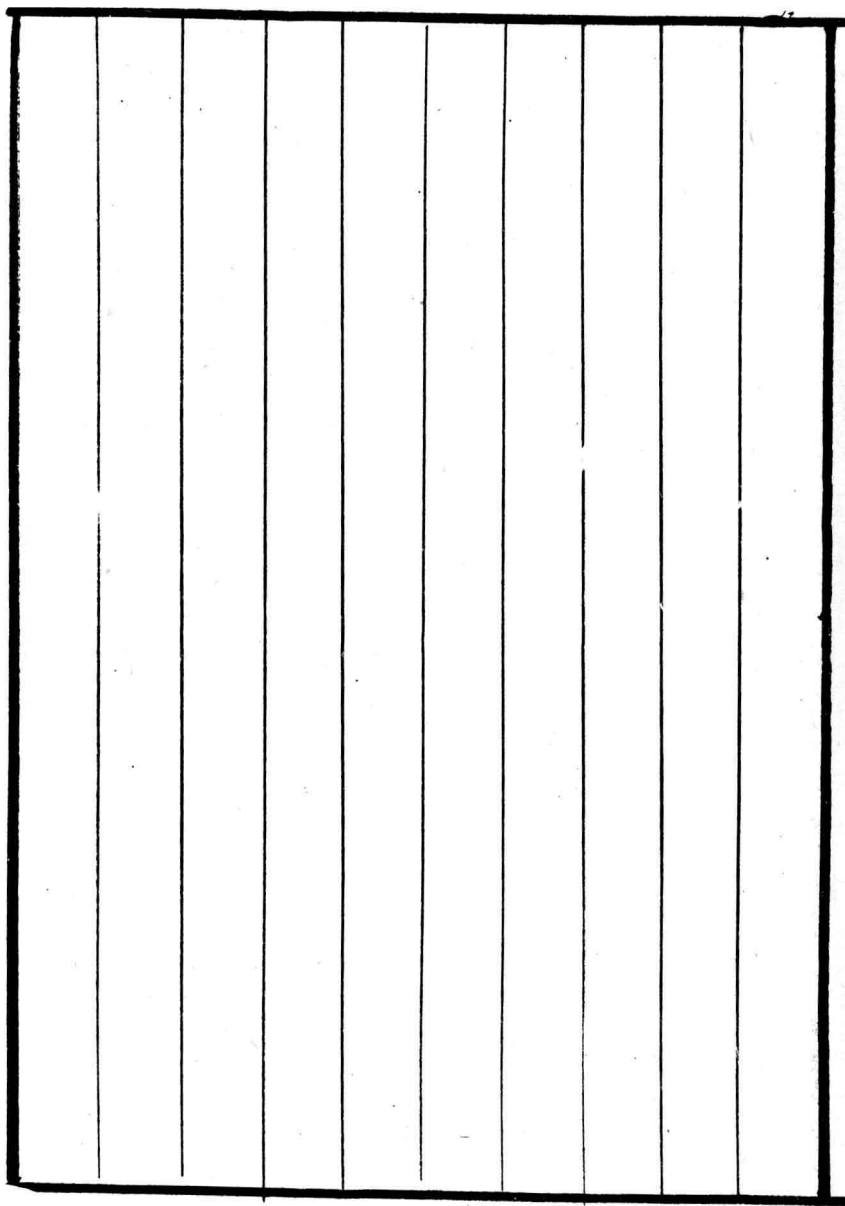
汪兆銘

君諱章雲字天裳姓沈氏廣東番禺人父懷禮
某科舉人君生有至性內行尤篤年二十父病劇
潛封股肉和藥以進父卒不起君殊自傷常畏人
語其事予婦君次女也一日語予曰吾年數歲時就
女傅讀傅偶以父封股事問錯愕不知對歸問諸
母始知之蓋家人恐傷君心隱不言雖子女猶不
知也父歿事母亦以孝聞同治癸酉舉於鄉嘗一
會試不第以母老遂不更往母多病君旦夕侍體
素羸不自知勞苦母既卒君哀毀骨立而病作

矣君生平喜讀相地書先是為母營兆域十餘母
歿自覆按視則無一可葬號痛竟日絕而復蘇卒
哭走窮山病骨槎立處霜風烈日下日與耕夫牧
豎伍自顧纍然嘗恐不得畢葬事語人曰吾母
遺魄朝以安夕死可矣既逾年而得吉兆又數月
而葬葬畢而君果不起時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五日
也謂非天之憫其孝使留其身以 其願乎君既
卒之二年邑之人士將以君求旌於 朝予故為傳
之如此

汪兆銓曰予少聞君孝名求其行事不可得意其

家庭問必有奇異者既長識君又得附為婚姻
迹其生平乃未始大異於眾嗚呼孝本庸行實
踐為難而至性之感生人所共兒女子所不知之
事外人則已傳之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羅孝子事略

林行

羅孝子名義進字孚高潤縣之觀音井人隆寒一褐不蔽兩脰之凍則綴敗絮於褐下以若裳者素置一孟機屑鹽豉雜菜根實其中一日再哺咸取以佐飯父年八十自獲孝子之養所御恆有新衣烹飪之事必出孝子之手羹饌佳餌孝子恆多方羅致以供其父孝子所居室以厚榜牀壁紀進膳晷刻不差爰黍父所常御燈魚鰓肉之類備列無漏父年老飯羹健孝子侍側頤動眉肆若自餐者父食稍減孝子退而弗食如是三十餘年因治戊辰父患目疾結厚障西醫將啟以刀孝子大啼父卒就西醫館啟其障孝子日載珍膳即館哺父夜瀉即床下宿更盡數起歷石有五日疾愈孝子因懷兄二人均有子孝子壯時嘗佐人貿易受直儲微貲父

將爲之娶。孝子語人曰：「所獲僅庇其孽，我要父安得養？我終不以婦人奪父之養也。」苟大宗勿廢祀，我寧爲其不孝者。故孝子終身鰥。甲午，父目疾復作。孝子策父年高不可取，即西醫乃五更起以舌舐父目。既設藥，庭心搏顛顛，天遂明。始已凡二十四月，而孝子病先是。孝子有足疾，常患腫痛，至是家人戒孝子勿夜起，以增困。孝子曰：「父愈，我病庸何傷？」疾發，猶即枕上裨佛弗輟。乙未某月，孝子卒，年五十有三歲。孝子之晚年屏處世事，專以養父爲急，恆於父前作嬌態。父年高，忘孝子之歲以爲三十許也。嘗曰：「吾子三十矣，未娶奈何？」嗚呼！孝子之志事可謂苦矣。乃前父而死，不竟其養。吾聞其死時猶喃喃呼其父也。

陳德齋墓誌銘

林衍

君諱大璋字德齋先世籍泉州之安海再遷於惠安之前板鄉曾祖
諱世福祖諱徵安父諱文喬三世均業農家絕貧君誕時以劉太
宜人乏食幾不能字之以長君誓鬻魁碩若成人者祀隆寒出隨
群兒拾薪以供爨甚慙不言所苦嫉惡太宜人膝下陽為笑悅之
以鄉里咸稱其孝既長負益甚一日二饘不能舉太宜人得糲屑
和濡以進贈公并及君之揚匙且食矣願望太宜人問以食乎太宜
人汪然出涕曰空吾厨得糲正非許若父子但飽勿餒余獨人何念
也君乃吸咽不食遂國治生稱貸得金一圓錢四百其贈公用抵食城
云蒲陽亡其金而盛備竭君私計贈公老矣餒行且不達乃自去

其絮衣債錢渡行渡江錢盡船人困之有張姓者代償百錢君遂移其里居姓氏以去既而居吳航之渚頭鄉為某翁司會計翁誠君所為大任之積十三年家業寢立首具鉅金餉張某報其渡江時償百錢也吳航士大夫咸目君為長者贈公於君未成業時已前卒君事太宜人以孝謹終其身然卒以贈公不及見其業成為憾至老不張壽筵不受子弟之賀方冬一裘而已而需支屬兄弟尤敦篤有恩意從弟德熙世婚婚君皆任之嘗以族譜未修命叔子懷金馳赴安海述之卒獲全譜而後其立身行事類如此娶郭氏續娶盧氏子又長子某先君卒次毓英又次毓珍皆冠庠生四毓琬五毓琛入骨得用知故贈君以其官六毓修七懌玉女二君生於道光某

年卒於光緒某年之六十一歲。今將某年某月葬君於某鄉某原。
疏英疏珍疏琬辱從余游。相率來請銘。余以君仁卹有玉行於法。
宜銘。爰爲銘曰。匪學而粹。誰之帥。湛之夏惠。德慧出。遂孝不情。具
仁質。表微闡滯。余其述。列諸幽宮。子孫吉。

